約翰湯姆生 1871

台灣早期攝影展

An Exhibition of the Early Photos of Taiwan in 1871 by John Thomson

2020 07/18 SAT

» 10/11 SUN

約翰湯姆生：一個半世紀後的故地重遊

John Thomson is back in Formosa, after 150 years

策展人：魏延年

Curator: René Viénet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20年7月18日至10月11日，展出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於1871年4月在台灣拍攝的五十張照片，以及與照片相對應的30幅木刻畫原件（以1875年的技術，尚未能在雜誌上排版印刷照片）。

該系列幾乎沒有蛋白照片存世。這50幅數位照片是麥可葛雷（Michael Gray）從威爾康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所藏的玻璃負片高清掃描而來，由魏延年（René Viénet）裝裱，並輔以當時的地圖，以及一套有關約翰湯姆生在1871年4月，他與蘇格蘭友人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aidlaw Maxwell）一道，在台灣南部山區行程的精確座標。後者在台灣建立了第一批長老宗禮拜堂，並在台南建立了西式醫院，也為台灣首家。

在眾多友人的幫助下（林威城，魏德文，陳學聖，劉克襄，游永福，王文明，杜立言），魏延年在兩份地圖上標注了約翰湯姆生和馬雅各途經的所有停留地點。一份是約翰湯姆生本人使用的地圖，另一份獨一無二的地圖是1875年手工繪製的大幅地圖-福爾摩沙島宣教地圖，上面第一次顯示了長老會禮拜堂（北部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和南部英國長老教會），這件珍品是他在1980年從古籍書商查理斯布萊克本（Charles Blackburn）手中覓得。

本次展覽曾由施蘭芳（Françoise Zylberberg）和魏延年藉2006年台北國際書展之際策劃展出，後於2008年在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重展，並邀 Richard Ovenden，John Falconer，Williman Schupbach，Barbara 和 Michael Gray 等專家主持演講。

與台灣相關的照片花了25年的時間才勉強走出民族學圖書館，因為福爾摩沙的照片（可能是聖約翰愛德華茲專輯之外最早的照片）沒有漢族人的身影，只呈現了平埔原住民族。直到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後，福爾摩沙原住民身分得到了肯定，成為了台灣民族認同敘事的一部分。這些照片也開始受到關注。

魏延年委託翻譯了約翰湯姆生的若干作品：在澳門、福州和台灣出版顏湘如翻譯的湯姆生回憶錄《十載遊記》。2020年8月，台灣大塊出版社將發行由葉伶芳翻譯的《湯姆生鏡頭下的晚清中國》（《中國與中國人影像》）的完整本。魏延年在2006年，已編輯出版了由黃詩涵翻譯的湯姆生在皇家地理雜誌上發表的台灣之行的文章，即《十載遊記》中的台灣章節。

這三位女譯者的成果在順益的展覽中得到了褒獎，正如另一位台灣女士蘇禎怡於2015年在巴黎協助策劃了同一展覽，並製作了詳盡的展覽圖錄。

希望一部完整的湯姆生關於福爾摩沙的文字、照片及木刻版畫的圖錄可以在2020年11月問世，屆時魏延年和他長期居住在島上的朋友藍傑鴻（Jérôme Lanche）可以在湯姆生和馬雅各所經過的村莊，展示麥可葛雷掃描整理的全部台灣照片的巨幅數位印刷品。所有這些

印刷品都塗過桐油——沿用客家人傳統的紙傘製作工藝：印刷品變得更加透明，防水而強固，經得起風餐露宿，且不需要框架，只需像國畫卷軸一樣把它們掛起來。這項創新無疑可以廣泛應用在數位印刷品的任何戶外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這近半個世紀的努力，始于魏延年鑒定出地理學家Elisée Reclus向法國地理學會捐贈的80張褪色的蛋白照片（現保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原作者為約翰湯姆生：實際上，這些是湯姆生提供給他的法國出版商以備製作木刻版畫用的印樣照片。其中，有8張與台灣相關。此後，魏延年與麥可葛雷合作了多個湯姆生項目，其中最成功的應是2014年在澳門博物館展出的全套鑲框的中國影像珂羅版（多達103,000人次參觀）及之後在巴黎的展覽（詳盡展覽介紹請參見下方QR Code）。

本次特展透過約翰湯姆生1871來到南台灣的旅行路徑來策畫，從廈門開始，到高雄上岸，再沿著海路來到了台南，左鎮、內門、甲仙、六龜等地，讓觀眾看著展覽，走入湯姆生的視角，以19世紀西方攝影、探險家的角度，觀察到台灣人文、地景、動植物的多樣性。

展覽詳細介紹

約翰湯姆生

John Thomson
1837-1921

出生於英國蘇格蘭的愛丁堡，曾經擔任光學儀器製造商學徒，因此讓他對攝影原理有了認識，畢業於瓦特學院與藝術學校(Watt Institution and School of Arts)，為早期來台攝影之先驅及偉大的紀實攝影家。

Born in Edinburgh, Scotland, Thomson worked as an apprentice for an optical instrument manufacturer, which opened his eyes on photography. Graduated from Watt Institution and School of Arts, he later became the pioneer among those early explorers in Formosa and a great documentary photographer.

著作

- *The antiquities of Cambodia, 1867*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1873-1874 《中國與中國人影像》四卷
- *Foochow and the River Min, 1873* 《福州與閩江》
- "Notes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43, 1873 《南台灣旅行紀錄皇家地理學會報導》
- "Voyage en Chine. Formose, " Notes by A. Talandier. *Le Tour du Monde* (1875), pp. 209-224, 225-240
- *The land and people of China: A short account of geography, history, religion, social life, arts, industries, and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1886
-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1877 《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
- *Street life in London*, 1877-1878 《倫敦街頭生活》
- *Through Cyprus with a camera in the autumn of 1878*, 1879
- *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 1898 《鏡頭前的中國》

年表

1837 出生於英國蘇格蘭的愛丁堡。

1858 於瓦特學院與藝術學校(Watt Institution and School of Arts)夜校取得自然哲學、數學與化學三個學門的結業證書。

1861 成為蘇格蘭皇家藝術學會會員、赴新加坡探望從事鐘錶及攝影行業的哥哥。

1863 在新加坡當地開設相館，專為商人們拍攝肖像照片，工作之暇，則喜好拍攝當地的居民與地理景象。

1865 他造訪泰國、柬埔寨一帶遊歷。

1868 成為英國倫敦皇家民族學會會員、皇家地理協會會員，約翰湯姆生再次折返「遠東」，並將工作地點移至香港，開始他著名的中國旅程，歷時五年，足跡遍佈中國大陸各地，拍攝了非常多的精彩作品。

1871 約翰湯姆生前往廈門，在這裡遇見了馬雅各醫師(James Maxwell,1835-1921)。
1865年時，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派遣他到台灣傳教。此時，兩位蘇格蘭同鄉在廈門相遇，藉由馬雅各醫生的描述，約翰湯姆生知道了許多關於台灣島上原住民的訊息，福爾摩沙島文化深刻地吸引了他，決 定隨同馬雅各醫生來台。
約翰湯姆生於1871年4月至5月間從打狗(高雄)港登陸，在高雄、台南一帶活動，最遠曾涉足荖濃溪流域甲仙、六龜等地。在台期間拍攝的作品包含南台灣風景、人文、平埔族(西拉雅族)、熱蘭遮城殘蹟等，陸續發表在他的各種著作中。此次展覽的版畫係出自1877年出版的*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法文版。

1872 結束遠東及中國行程返回英國。

1878 造訪塞浦路斯、於倫敦維多利亞車站附近設立攝影工作室。

1879 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會員。

1881 為維多利亞及皇室成員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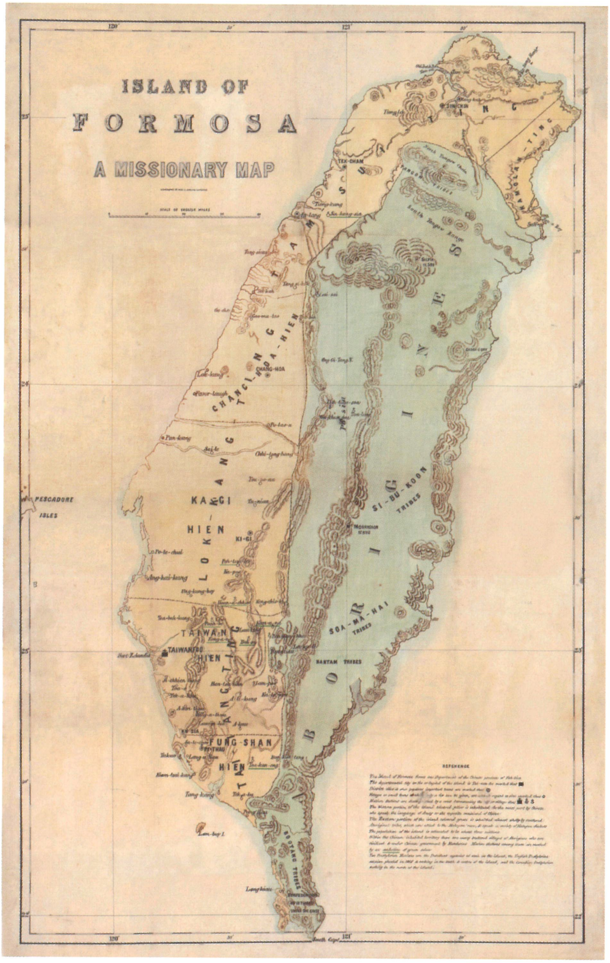
1886 指導皇家地理協會探險家使用攝影做為旅行紀錄。

1910 返回愛丁堡定居，繼續為皇家地理協會服務。

1917 皇家地理協會榮譽會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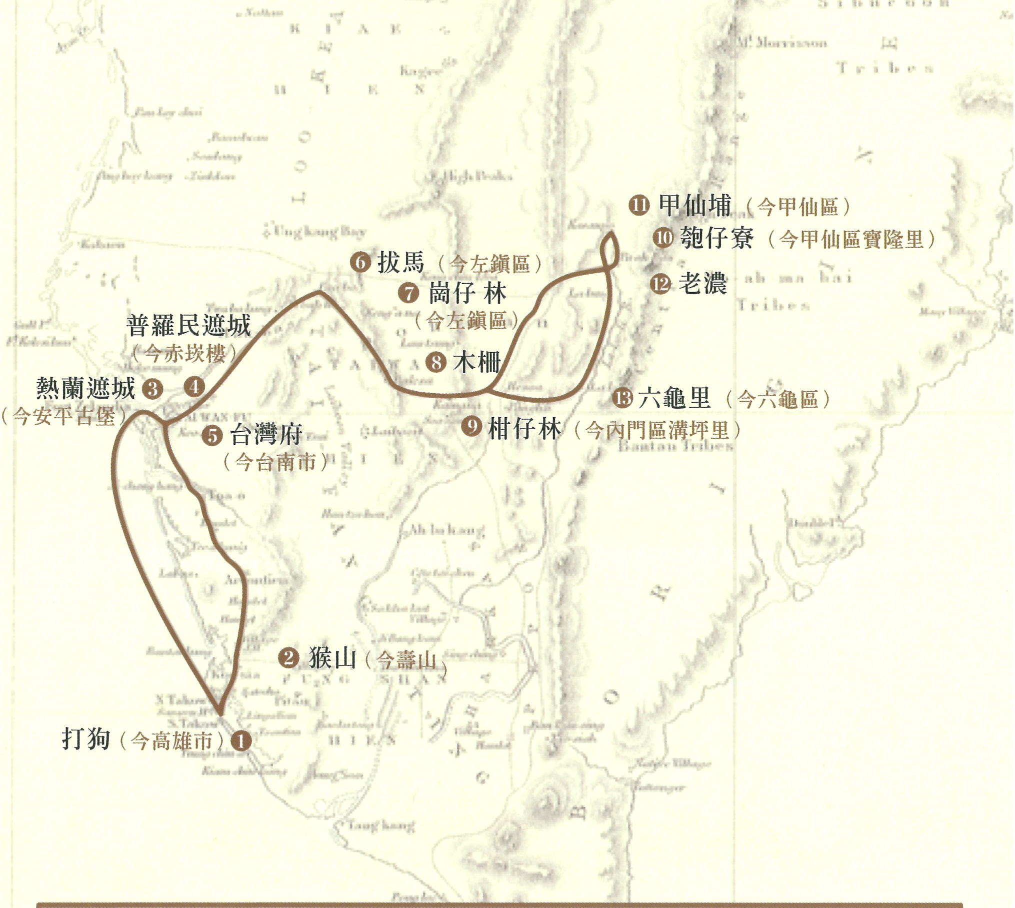
1921 因心臟病去世，享年 84 歲。同年為紀念他一生的成就，非洲最高山脈吉力馬扎羅山(Mount Kilimanjaro)其中的一座山峰被命名為"Point Thomson"。

1875年
手繪福爾摩沙島宣教地圖
ISLAND OF FORMOSA：A MISSIONARY MAP



黃色區域為基督教長老教會宣教區，南台灣為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醫師成立之教會，北台灣為加拿大長老教會馬偕牧師成立之教會，綠色區域為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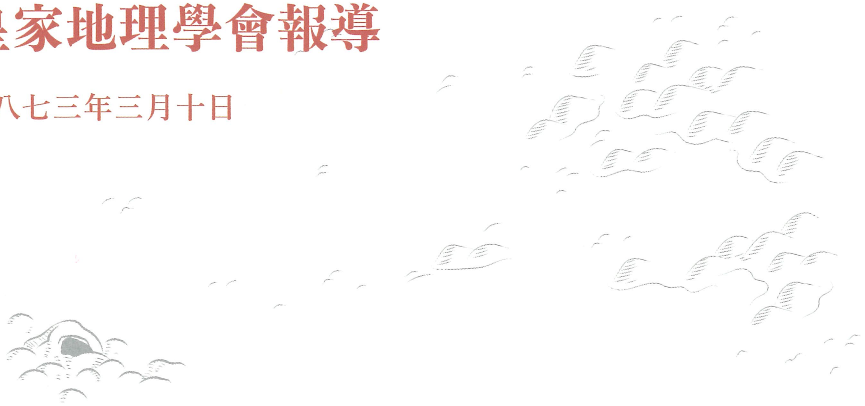
湯姆生南台灣旅行地圖



❶ Ta-kow 打狗 高雄市	❽ Bak-sa 木柵 內門區木柵里
❷ Koo-sia 猴山 壽山	❾ Ka-ma-na 柑仔林 內門區溝坪里
❸ Fort Zelandia熱蘭遮城 安平古堡	❿ Pa-ah-hau 匏仔寮 甲仙區寶隆里
❹ Fort Provinti普羅民遮城 赤崁樓	⓫ Ka-sam-po 甲仙埔 甲仙區
❺ Tai-wan-fu 台灣府 台南市	⓬ Lao-lung 老濃 六龜區老濃
❻ Pao-pe 拔馬 左鎮區	⓭ La-ko-l六龜里 六龜區
❼ Keng-a-na 崗仔林 左鎮區	

湯姆生南台灣旅行紀錄
皇家地理學會報導

一八七三年三月十日



以下是一系列中國之旅的簡要記錄之一；旅行共歷時兩年，目的在於取得攝影作品，以及當地風土人情的確實資訊。

一八七一年四月一日，我在馬雅各醫生的陪伴下，乘坐輪船「福爾摩沙號」離開廈門。我們在二日破曉時分行經澎湖群島，同日兩點鐘停泊於福爾摩沙島南部的打狗港。輪廓分明的山脈環繞海岸頗有一段距離，船行經一道狹窄裂口後才抵達打狗港。海灣沙洲上的水道甚淺，只容吃水十二英尺深的船隻通過。這非常不利於此地貿易量的增加，因為大多數船隻必須停泊在港口一英哩外，並在那裡將貨物卸到小船上，另外，由於拍及海岸的浪花甚大，搬運工作既困難又危險。我們雇了一艘當地的船，但船無法進入港口，我們就在岩石間的海灣登陸。這裡的岩石是火成岩，中間有大量蜂窩狀窟窿，整體看來就像熔化金屬在猛烈沸騰時突然冷卻一樣；邊緣呈現鋸齒狀，有如燧石一般堅硬，因此難以攀登。不少窟窿鋪著一層薄沙土，滋生著幾株矮小的灌木和野草，以及一種低矮的棗椰樹，這種棗椰樹的果實永遠都不會成熟。

海岸的沙非常細緻、均勻，被海水濺濕時呈現漆黑色。在港口的最北端有座一千多英呎高的山，外國人稱為猴山（今壽山），因為這裡住了一群猿猴。這些猿猴的體型很不尋常，從遠處觀之，有點像婆羅洲的猩猩。在山上各種開花植物中，我注意到野薄荷，攀爬在岩石周圍、大量生長著黃花的小型旋花植物，以及矮小的棕櫚樹。從這座山，我可以一覽無遺地眺望打狗港；港口附近有一道長度超過六英哩、寬兩英哩的淺礁湖，其東側是精耕細作的平原，西側則有在港灣入口與岩堆銜接，並綿延至最南端的一道長滿熱帶植物的狹長沙土。打狗村和一部份的外國人聚落就建在這道沙岸上，外觀看來應該是海水與河水挾帶淤泥的雙重淤積所形成。河流位於港口的南側，但深切的河床現在幾乎已經乾涸。在十七世紀初荷蘭人統治期間，這條河可能是深入內陸的重要通道，因為現在它仍被稱為紅毛人（早期荷蘭開墾者）的入海口。

福爾摩沙西側的自然景觀盡其經歷了迅速的變化，從台灣府的變化看來，我可以十分合理地推測，打狗港是近兩百年才形成的。打狗港的底部是柔軟的

沙子和黏土，疏濬沙洲才加深港口，使打狗港成為中國海的良港之一，可能並非難事。不過，像疏濬機這種絕對可以快速增加港口貿易量的設備，中國政府尚未想到要添購。

打狗港的進口物品包括鴉片、棉花、羊毛、布疋、生棉、麻袋、南京棉布、菸草；主要的出口貨物則是紅糖、白糖、芝麻、米、（當地人大量食用的）甘藷、花生、龍眼和薑黃。打狗港貿易量的增加，如以下一八七零年十二月季末的「海關公報」所示；當季的關稅總額達到了一萬五千多兩，但在一八六八年，同期的關稅總額僅有四千多兩。這龐大的貿易量與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外國商人的投資，不過中國政府略為開放的政策，以及非常肥沃的福爾摩沙島上資源的快速開發，也有部分功勞。

我在四月四日晚上與馬雅各醫生一同前往台灣府。我們搭乘「福爾摩沙號」於次日黎明時分啟程，次日八點鐘停泊在台灣府海岸外兩英哩處；打狗與台灣府之間的航程距離是二十五英哩。船下錨時浪非常高，但是我們仍決定乘坐當地的竹筏登陸。這竹筏是用藤條將很多根長竹竿綁在一起做成的，另外再加上桅杆與一面蓆帆，竹筏上還有一個大木桶作為乘客上岸的座艙；這些桶子並不固定在竹筏上，所以大一點的海浪就足以連人帶桶一起沖上岸。在全身都被海浪濺濕後，我們在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遺跡附近登陸，這座古砲台於一六六三年由荷蘭人建立，位在一個小島上，目的是保護內港。

根據荷蘭人的福爾摩沙史料，熱蘭遮城是座有廣闊港口的島嶼。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一日清晨，鄭成功的艦隊出現在台灣府附近，船隻駛進熱蘭遮城和普羅民遮（今赤崁樓）之間這座遼闊的港口，並在這兩座相距超過三英哩的砲台之間下錨。這個中國海盜當初停泊的港口，如今是一塊寸草不生的乾燥平原，其上有條道路穿過，還有幾條通往台灣府舊港的運河。一小部分的平原在漲潮時會被淹沒，但是砲台周圍的水域現在卻非常淺，因此船隻必須停泊在兩英哩外的海上。

福爾摩沙的首都－台灣府是個人口七萬、四面環牆的城市。城內方圓約五英哩，植有大片田園與花園，仍然可見荷蘭人占領時期的痕跡，例如普羅民遮砲台遺跡，以及長滿老樹和高大竹林的廣闊公園。在近郊，眾多綠色小徑交錯，兩旁仙人掌夾道而生，其中點綴著燦爛的晚櫻科野花與叢聚的旋花植物，一道到竹籬在小徑上方形成尖拱綠蔭。

福爾摩沙南部這個地區的居民主要是福建本地人，還有移居自中國北方吃苦耐勞的客家人，他們的藝術與農業日漸深入原住民部落。

我和馬雅各醫生在四月十一日離開台灣府，前去拜訪平埔族，他們是半開化的原住民部落，居住在最靠近中央山脈的山區。最初的十英里路程當中，我們行經一片高度開墾的平原，其間點綴著農田與村莊，周圍環繞著竹子、香蕉和檳榔樹。穿越這片平原後，我們進入了山區，與平地相比，在這裡我們可以更清楚看見中央山脈。從船上或西海岸遠眺，通常看不到這些山脈，因為它們都籠罩在平原或我們剛才進入的崎嶇山區所揚起的塵土之中；雨季時，則掩蓋在陸地上升起的煙霧裡。許多我們必須經過的山丘表面都是裸露的砂石、黏土與石灰岩，其上長著稀疏的草，看起來比較像採石場的碎屑堆，而非我們期待在福爾摩沙建到的蓊鬱山丘。天氣極度燠熱，雙腳踩在滾燙的黏土小徑而起了水泡。

山洪侵蝕土地，很多地方土石崩落，形成許多形狀不規則的大坑洞，住在這崎嶇地帶的客家人，用竹子與泥土

建造了茅草屋頂的臨時住所，並不時搬遷茅屋與農田位置以適應多變的土地；他們通常選擇大坑洞的底部，也就是當時土地的最低處。我們注意到不少荒蕪的乾河道，以前在雨季期間，流經這個地區的河流在河道上堆積了巨石，足見水流力量之大。我們在台灣府二十英哩外的拔馬（今台南左鎮）過夜，這裡是離漢人最近的平埔番聚落。村民們一湧而出迎接馬雅各醫生，因為他曾經多次幫村民治病解痛。

平埔族在膚色、臉型還有外表上都與馬來人相似，不過平埔族似乎身高較高，人種也較優秀。有些平埔族與山地部落的方言詞彙，跟新加坡、麻六甲的馬來語非常相近，顯然不是通商的結果。各部落間的方言有些許差異，很可能是因為部落散居在不同山區所致。

我們在十一日清晨前往台灣府二十六英哩外的木柵（今木柵，位於高雄市內門區木柵里），木柵距拔馬約十英哩的路程，而且必須越過與先前類似的山區。我們在十點鐘抵達木柵，我在這裡拍攝了一些平埔族的住家與人物。此地的山丘更高、更宏偉，而且多處聳立著石灰岩峭壁。高度開墾的山谷耕種稻米、甘藷、花生與薑黃。木柵山谷是這個島上最美麗的林地之一，周圍的山巒林木茂密，竹林與果樹環繞著農舍。木柵東邊的山上有塊被稱為木柵巖的巨大石灰岩，山坡由堅硬如燧石般的石塊構成，長滿繁茂的植物。在巨大的木柵巖下方有個黑暗洞窟，看來好像是用幾根細長的石灰岩柱撐著似的。陪著我的原住民在斬除爬行的藤蔓時，差一點被三條劇毒的蛇咬傷；這幾條蛇身體皆為淺綠色，頭部呈菱形而且扁平。我們把蛇趕出藤蔓，殺掉他們，然後再繼續前去拍攝山巖。

次日一早，我們步行前往二十六英哩外的甲仙埔（今甲仙），所經路徑是高度不斷上升的曲折山路。我雇用六個木柵來的平埔族人挑負攝影器材與行李。我想這腳程對他們的耐力而言，一定是艱苦的考驗，然而，在一天的奔波之後，他們仍能開心地與甲仙埔的村民同樂。中國的苦力絕不可能像他們一樣。這些平埔族的挑夫素來以爽朗、親切與誠實著稱，而且這些似乎是該族特質的一部份，在它們的村子裡，沒有任何防竊措施，只有在平埔族與漢人混居的地方才需要在門上裝鎖。在整個旅途中，我的箱子經常都是毫無遮掩地敞開著，但是我連一毛錢也沒掉過。我們在離木柵約八英里的甘仔林（今內門區溝坪里）休息，之後再度穿越崎嶇不平的地區，在坑洞裡爬上爬下；從我所攝的照片中可以一窺此地的地形。由於所有的溪流都已乾涸，我們無水可飲。中午的艷陽炙熱難當，卻完全沒有樹可遮蔭。從黏土坑白岩壁反射的熱氣，使得空氣悶得幾乎讓人窒息。攀爬坑洞相當累人，中午一過我們便停下來休息，坐在一些灌木樹蔭下的石頭上，這使得一群咖啡色的黃腳蜈蚣，從巢穴跑了出來，這些蜈蚣的體型很大，約有兩三英寸長。我們實在累得無法移動，還好牠們沒有螫我們。在下一個歇腳處，有個挑夫不小心折斷了一株有毒灌木的莖，我們發現它散發出腐敗的惡臭。這個地區還有另外一種中國人稱為「愛玉子」的爬藤植物，豆莢中的果實或種子，在曬乾後被用來製成果凍。製作方法是先將一些種子放在粗棉袋裡，再以一杯水浸泡，這杯水就會變成營養的果凍，外觀與顏色都和犢腳凍類似。另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原住民不但種菸草，還在茅屋周圍種植做煙斗的竹子，煙斗是由竹子的根部與嫩莖製成。走下一座高山後，我們進入一個一半是耕地，一半是原始森林的山谷。我們現在靠近中央山脈山腳下，可以看見層層高升的山脊，聳立於所有山峰之上的，是摩里遜山（即玉山）深藍色的峰頂，海拔約一萬一千英尺高。我們越深入內地，景色就越壯麗、越原始。

我們越過六龜里溪，抵達匏仔寮（今高雄市甲仙區寶隆里）的小聚落。我們穿過的橋是由三根長竹竿組成，架在河兩岸的大石堆上，橋身距離水面有十二英尺，因此一失足就慘了。我們把草鞋弄濕，使其更有彈性，然後安全通過這座橋。這些原始的橋樑由附近的居民負責維修，建築用的竹子可以在河岸取得，用來捆住竹竿的葛藤可以在鄰近的灌木叢找到，替換橋墩的石頭則到處都是。我們現在經過山腳的這座山覆蓋著巨大的林木，低地獵場的野蠻部落佈於此地的資源，不時洗劫平地上較開化的族人，藉此消除宿怨。匏仔寮的平埔族行為比居住在海岸附近的野蠻，他們身材高大、四肢筆直、強壯，而且皮膚比較沒有那麼黑。女人的外表很顯眼，她們都抽著裝飾銅環的竹煙斗，煙斗連著一個小皮帶來裝菸草。一位老婦人試抽我那支在村民間傳來傳去的雪茄，然後把雪茄小心翼翼地交還給我。婦女們把頭髮梳成一束，再將長長的髮束和一條紅布交纏，之後整束頭髮固定在腦後，形成天然的環飾。婦女通常穿著藍色洋布做成的合身短上衣，及膝的裙子也是同樣的質料，並滾著淡紅或淡黃色花邊。這套服裝不但讓我想到暹羅與柬埔寨的老撾族婦女，也像中國彩色木刻板畫所描繪的中國山區苗族服裝，男人與中國人一樣理光頭，穿著服裝包括洋布做成的短上衣與短褲。鄰近的山丘遍布結石纍纍的野生番石榴。

溯溪而行，我第一次在東方享受到野覆盆子大餐，其果實碩大，味道與我國的覆盆子不相上下。我們從匏仔寮步行六英里至甲仙埔（今甲仙），並在當地的茅屋休息。村民們之前幫忙一位鄰居蓋茅草屋頂，屋主便邀請所有的賓客歡飲一場。天色一暗，在我們住的茅草屋前空地，升起了熊熊營火，村民也聚集過來跳舞。上了年紀的人和小孩，還有幾條有著長長尖耳朵的獵犬圍著營火而坐。營火一炙烈燃燒起來，火光便在搖擺的竹葉以及周圍檳榔樹的暗影間舞動。火焰忽明忽滅，圍著營火的陌生面孔，也隨之一會兒是暗夜中輪廓分明的浮雕，一會兒突然消失成觸摸不到的影子。人們一直添加木材與蘆葦，直到火焰愈燒愈旺，氣氛也隨之愈來愈熱烈。最後，年輕的男女清出了一塊場地，雙臂交叉、手牽著手，圍成新月形，跟著哀怨的歌謠起舞；節拍愈來愈快，直至幾近瘋狂；舞者身影就像從他們身邊一片紅雲中疾掠而過的幽靈；最後歌聲被野性的吶喊取代，引起了山間的迴響。

隔天，招待我們的主人安排一個帶槍的嚮導，陪我們前往南方一十英里外的荖濃（今荖濃）。由於我們會經過山區一個危險的隘口，嚮導認為有必要再找另一位帶槍的朋友同行；他還要求我們保持絕對的安靜。這趟旅程讓我們得以同時欣賞到高山、森林以及河流的優美景緻。在休息時，一群武裝的捕魚隊伍趕上我們，他們用弓箭射溪裡的魚或抓螃蟹生吃。穿過荖濃高地區的森林後，我們看到一些很不錯的樟樹，也注意到葛藤的樹木不少。在一片比較沒有灌木生長的地帶，我們發現了一株巨大的百合，花莖約八英尺高，有著寬闊的彎曲葉片，還有粉紅色與白色的大型錐狀花朵。林木上方以及四周垂掛著攀緣寄生植物粗大、陽剛的莖部，纏繞在群樹之間，看起來像是中國戎客船上亂成一團的繩索。從這座山的最高處可以看到摩里遜山，我們遇到一個從島的另一端翻山越嶺而來的平埔族。他以三條閹牛的代價，跟住在本地區的部落換取安全通過領地的權力。他告訴我們，在東海岸的摩里遜山腳下有個不為外國人所知的良港。荖濃位在盤繞行經山腳的急流右岸在五月與九月之間的雨季，河面會氾濫一英哩寬，形成南部山脈最大的河口之一，荖濃是最靠近山地蠻族部落的村子。

當天晚上我們在荖濃過夜，屋主的兒子不久前才喪妻，到鄰近山區的友好部落物色另一位新娘。第二天早上走下河岸拍照，一條大蛇突然昂起頭來擋住

我們的去路，我就用竹棍打牠的頭，將牠擊斃。蛇身長七、八英尺，體積太大因此無法帶走。我很想過河，但被勸阻，因為大約在一個月前，由於一些夙怨，一群獵人在我們站立之處的正對面殺死了兩個人。

大概兩點鐘左右，我們與嚮導再次出發，朝約十二英里外的六龜里（今六龜）走去，希望能在那裡與一群去做買賣的原住民見面。我們沿著雨季時的河床右岸行進，此時可見高出乾河床兩百多英尺的絕壁。這裡也可以欣賞到各種非凡的景色，之後再次消逝於森林中。在我們的周圍，處處可見山脈無與倫比的壯麗景緻。六龜里現在就在我們的眼前，茅屋的外圍有仙人掌籬笆、檳榔樹、香蕉、龍眼和芒果樹。我們抵達打算留宿的房子時，天色幾乎已經全暗。屋前懸掛著山豬頭做成的裝飾，還有公鹿的頭蓋骨等狩獵戰利品。一個超過六英尺高的年輕人在門口迎接我們，陪在身旁的是他自鄰近山地部落的妻子。他看起來很野蠻，不怎麼友善，為我們引見他在外頭小屋吸鴉片的老父。費了一番唇舌之後，我們得以在此留宿一晚。這天夜裡為了準備往後旅途中使用的化學藥品，我很不幸地熬夜到一點。六龜里的水質屬強鹼性，有一兩條河岸邊布滿了看似碳酸鈉的結晶，這對我的攝影工作造成一點麻煩，最後我終於找到了原因，並用中國醋調出補救配方。

在一兩條溪流的乾河床上，我觀察到大量板岩與頁岩，以及顯示煤礦存在的跡象。目前煤逐漸成為福爾摩沙北部的重要商品，假以時日，福爾摩沙這座大煤田將東方的發展與進步產生實質的貢獻。我們回程行經地區的景觀與先前描述大致相似。

回到台灣府後，我經由陸路到打狗，希望能深入更南部的生番棲居地，但當時他們正處交戰狀態，我被迫在打狗停腳。

宗教

平埔族當中約有一千名基督徒，他們建造自己的禮拜堂，並在某種程度上經濟援助教師與學校。他們的古老宗教，或者應該說是物神崇拜，已經逐漸消失。想要說服崗子林（位於今左鎮區岡林里）居民讓給我們看家中膜拜的神，必須花費一番唇舌，因為他們似乎對此感到羞恥。我們在泥牆角落一個小小的幽暗房間裡，看到一個奇特的膜拜物，外觀有點像矮小的五月柱，其上飾有公鹿的頭蓋骨，柱的周圍則有乾燥花編成的花圈，前面有一小壺水擺在柱子底部。這代表一位女神，她的配偶則是左方一個我以為是兒童座椅的竹製品。據說荷蘭人統治福爾摩沙之前，有位女祭司負責崇拜儀式，而在當時，原住民最大的罪惡就是在某些場合穿著絲質服裝、建造房屋、蒐集木材，或是挖牡蠣。他們的宗教儀式當時分為供奉與祈禱兩種形式，都由寺廟中的女祭司執行。他們將祭品放在特別設置於寺廟中的豬頭與鹿頭前方。

語言

以下收錄的詞彙主要由馬雅各醫生與李庥牧師提供。由此可見平埔族與中央山脈各部落的方言，跟馬來語之間的相似度高的驚人，並與菲律賓、新幾內亞、紐西蘭等地語言也很接近。在這份報告中我僅擷取一兩個部落數字的說法，整體而言大部分都相同，其中只有細微的差異。

1/ 竹筏 **Surf boat, Formosa, with tub. Formosa.**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旗津海水浴場

台灣的竹筏，湯姆生在安平上岸時這麼說明：「我們乘坐大竹竿紮綁的竹筏上岸，竹竿先用火烤彎使其呈凹型，再用籐條綁在一起。一塊結實的木板固定在竹筏的中央，支撐上頭張著大蓆帆的桅桿。整個竹筏的設計沒有用到一根釘子，而最奇特的一點，就是乘客坐的地方不過是個大桶子。」

關於竹筏上的大木桶，是做為人員的淺海渡越用途。而竹筏的移動，是依靠風帆與木槳的作用；照片中竹筏的右前與左後槳，正由擺渡人划動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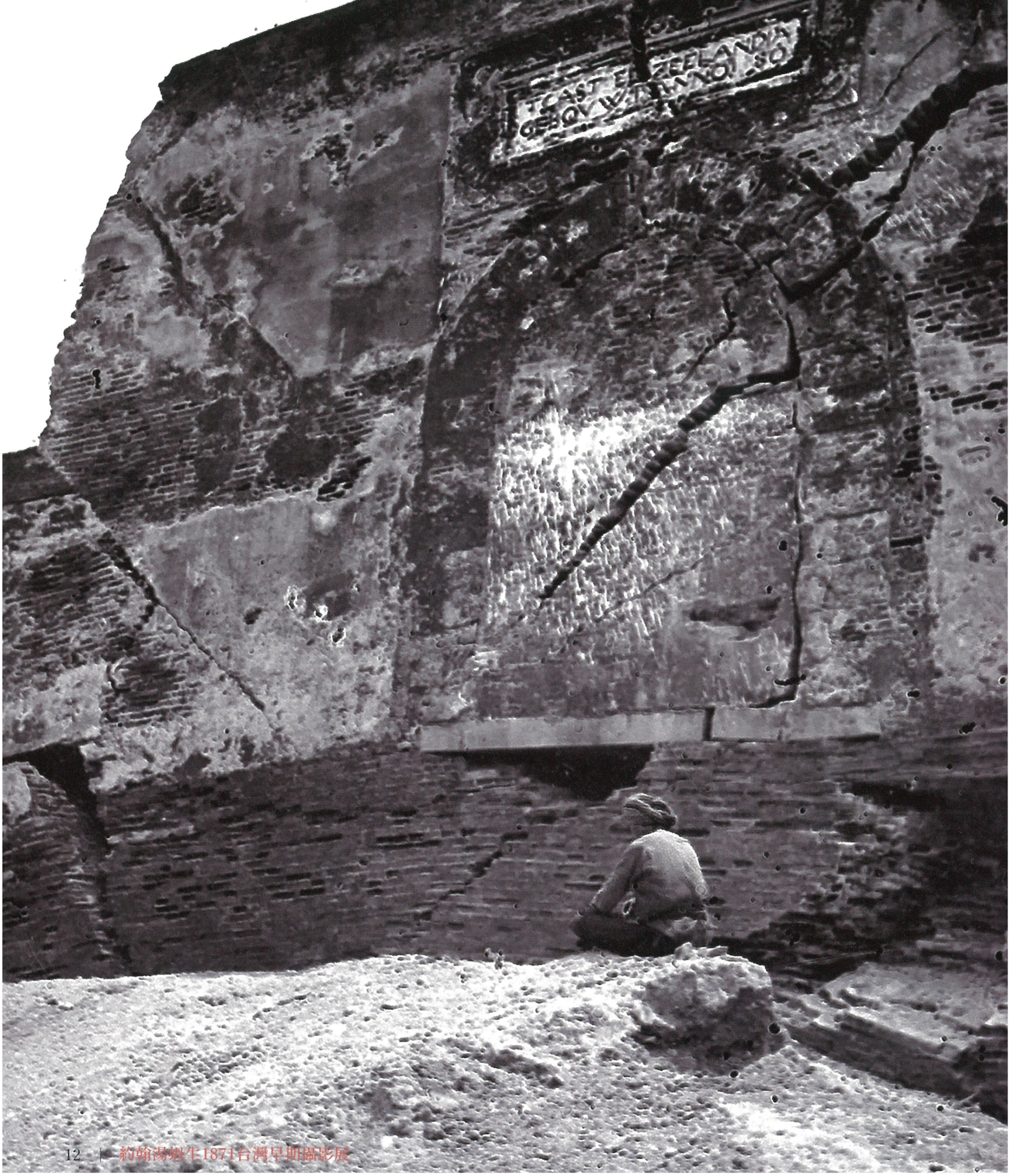
仔細檢視，竹筏左後側海面，出現了六個三角形影像，是最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了。

(責任撰稿：游永福)

2/ 熱蘭遮城 **Fort Zelandia, Formosa.**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台南市安平區
「熱蘭遮城」照片，湯姆生呈現的是已經封住且由左上斜下右側崩裂的正門；題了字的門額，也由正中裂開，「ZEELANDIA」的額文猶依稀可認。而為了讓大家了解熱蘭遮城的大小，湯姆生照例安排了一個坐著的漢子來對比；這位漢子，頭巾紮綁樣式、淺色上衣與深色膝上短褲規格，以及腰帶紮綁方式，都與「熱蘭遮城立體影像」
照片裡站立人物非常近似，應該是同一個人。

(責任撰稿：游永福)



3/ 蓖麻 **Castor-oil plant, Formosa.**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4/ 客家服飾與鐮刀
Hakka costume and the sickle.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3.
台南市近山地區
蓖麻蓖麻原產熱帶非洲，台灣於1645年由荷蘭人引進種植。一般來說，蓖麻花期是5至8月，果期7至10月，但湯姆生拍攝於1871年4月的蓖麻，卻已經粒粒分明結了果實。蓖麻的果實成熟後可壓榨蓖麻油，是高級潤滑油原料，還廣泛應用於油、塗料、化妝品、塑料、合成纖維與人造皮革的製造。

照片中的主屋舍，是以大塊方形石板搭配磚塊為牆壁，薄瓦片為屋頂，還以剖竹片來編插圍籬——前三樣建材，須有方便的交通來搬運，所以拍照地點應該接近台灣府城；惟站立蓖麻旁側著身子的女士，除了紮綁頭巾還左衽而衣，更在腰際紮綁了下垂至膝蓋下方的一片裙——這樣的平埔族群衣著，讓我們了知遷遷移移的平埔原住民，在1871年猶有少部分留在近山地區與漢人混居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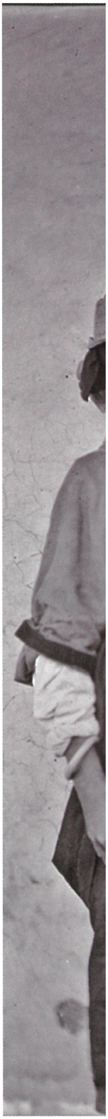
(責任撰稿：游永福)

4.
台南市新化市區之南
台灣早期客家人大都以務農為主，為配合工作勞動的需求，不論男女，褲子的褲襠皆鬆闊寬大，稱為「大襠褲」或「大褲管」；布扣上衣，則偏向平領、立領與無領設計——湯姆生照片中人物的衣褲，都符合這樣的特色。至於三位老少女性的髮型，都有客家人沒有瀏海的特徵；而兩位少女，紮綁髮髻之後又插上了髮簪來固定，有清爽之美；老婦兩耳，則弔掛著大圓耳環。男孩背後紮綁了插著鐮刀的刀架，左側女孩也握著鐮刀，彰顯當時務農為主的生活。

(責任撰稿：游永福)

5/ 拔馬禮拜堂 **Poah-be (PaMa) chapel, Formosa.**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6/ 木柵禮拜堂群像 **Bak-sa (MuZha) chapel and group, Formosa.**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7/ 木柵少女與老婦 **Young and old Bak-sa (MuZha) women, Formosa.**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5.
台南市左鎮教會
西元1870年12月13日，受洗的基督長老教會拔馬信徒，開始自建臨時禮拜堂；過不久參與禮拜的人數增加，其中12家較為熱心，乃商量籌建較大的禮拜堂。信徒兵元生帶領馬醫生去看一片土地，足夠蓋大禮拜堂、小學與傳道人宿舍；而且後面有柴山，前面還有2畝田。醫生看了中意，乃帶元生返回府城，由宣道基金補助46元以便取得承租權；信徒則自制土角磚15000塊，請府城土匠啟豐伯來砌疊，醫生再補助工錢14元。

湯姆生，是在1871年4月11日下午約4點來到平埔族群卓猴社的拔馬，隔日起走訪內山地界，回程時為這一棟拔馬禮拜堂留下了整潔乾淨的影像。照片中兩位婦女紮綁了頭巾，左衽而衣；男士，則穿著布扣上衣——所有人物，姿勢與角度都不同，是接受了湯姆生的安排。

(責任撰稿：游永福)

6.
內門區木柵教會
西元1870年初建造完成的這座木柵禮拜堂，是傳統的竹筒茅草結構，牆壁若不是剖竹片便是菅蓁來編插，抹上黏土之後再敷上石灰，突露的彎曲竹筒在黑白照片裡呈現出迷人的墨竹韻味，東西方藝術就這樣交融於影像之中，散發出和諧典雅之美。

屋頂左側南北走向的烏山山脈尾段今猶在，山頂上還有一座沒有鐘的鐘樓。這座鐘樓山目前仍無山名，若能稱呼為「馬雅各山」，或可紀念馬雅各醫生對台灣的貢獻。

照片中四位平埔族群女士，全部紮綁頭巾左衽而衣，湯姆生說居住在木柵的新港社平埔族群婦女「較有獨立的精神，還沿襲祖傳服飾」；五位穿著布扣上衣的男士，則卸下頭巾，展現出薙髮結辮並將辮子環繞頭部的滿清髮式。

(責任撰稿：游永福)

7.
內門區木柵教會
湯姆生雖說居住在木柵的新港社平埔族群婦女「較有獨立的精神，還沿襲祖傳服飾」，但少女的左衽上衣衣領裡面，還出現了一件布扣漢式上衣，看來維持傳統與漢化衝擊，正在木柵婦女的心中拉著鋸與拔著河哩！

湯姆生來到匏仔寮的「族裡最年老的乾癟老太婆，對塗脂抹粉、戴假髮，或是染髮等用來遮掩歲月痕跡的做法不屑一顧，佈滿皺紋的黝黑臉頰與銀髮不論在何處都會受到尊重，有時在敵對部落的地盤上，甚至可以被視為是安全的通行證」報導，則可為老婦堅定睿智的形影印證。

(責任撰稿：游永福)

8/ 木柵當地人 **Natives of Bak-sa (MuZha).**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8.
內門區木柵里
「木柵當地人」照片，湯姆生呈現了兩位女士與兩位男士，依頭巾與上衣來比對，蹲著的，即「兩位木柵女人」照片中手拿煙斗的女士；另一位女士也維持傳統，紮綁頭巾
穿著左衽上衣。

左側刁著煙斗上身裸露的男士，後腰配著弓刀，眼神充滿銳氣；寬鬆的本島褲樣式清晰，頭巾暫時綁在腰間，呈現薙髮結辮的髮式。右側鬍子男士，眼神也充滿銳氣。兩位男士，應該有獨特的身份。

必須說明的，是本照片在英國威爾康圖書館網頁裡，照片是反面的；早期照片，則是正面的。

(責任撰稿：游永福)

9.
內門區木柵里
「木柵獵人」照片的右側獵人，原來正是「木柵當地人」照片右側鬍子男士，因為是獵人，難怪眼神會充滿銳氣。但他的側面頭顱並未薙髮，或許是具有不須薙髮的身份。

兩個獵人，各自拿著一把火繩槍，鬍子獵人呈現槍枝左與上側，另一獵人呈現右與下側，用心的湯姆生，就這樣將火繩槍樣貌完整展現我們眼前。為了讓獵狗也入鏡，蹲在鬍子獵人右側的少年，左手抓住獵狗左前肢，右手扶著狗背，按下快門時狗兒竟然沒躁動，留下了台灣第一張獵狗清晰的影像。

沒有抹上黏土的竹筒屋牆壁，是以竹筒為支柱，再以菅蓁，即五節芒的莖編插而成，菅蓁的葉鞘還清晰可見，展現出平埔住民就地取材的生活樣貌。

(責任撰稿：游永福)

9/ 木柵獵人1871 **A native hunting party, Bak-sa (MuZha). 1871**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10/ 甲仙埔與荖濃間的山溪
A mountain stream between Ka-san-po (JiaXianPu) and Lau-long (LaoNong).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10.
甲仙區白雲仙谷

湯姆生一行人，或許是連續七天以急行軍方式進出有出草之虞的山區，戰戰兢兢累壞了，旅行地圖乃出現了玉山山脈西側南仔仙溪旁的瓠仔寮與甲仙埔兩個聚落，往東誤植到玉山山脈東側的六龜里溪，亦即荖濃溪旁的錯誤，所以「甲仙埔與荖濃間的山溪」照片，在《中國與中國人影像》一書裡，也隨著誤植為「六龜里附近的山道」。

歷經一百四十餘年的流水沖刷，溪谷變寬了，瀑布更壯觀了，還好照片右側，今日仍留存一條狹長稍高斷崖岩層，可資俯視以比對確認兩側岩層的節理與走向。

湯姆生為了這一美麗山溪景觀，特別捨棄溪流右側的山徑溯溪而上，拍攝好照片之後才由照片左側上山，銜接溪流右側「三步一困」的陡坡山徑登頂，再下達荖濃，展現了攝影家追求美景的堅持。

(責任撰稿：游永福)

11.
六龜區荖濃里直瀨溪

檢視這張「荖濃附近的捕魚團體」照片，握在後排左1漢子手上的捕魚工具是弓箭，以弓箭來射魚，鰗仔魚射不到，捕大留小的好處是子子孫孫永遠有魚可吃；有「一箭雙雕」而沒有「一箭三雕」的成語，一次只射捕一或兩尾魚，子子孫孫也永遠有魚可吃。平埔住民這種節制取用自然資源的「禁向生活」，會是今日永續經營的祖師爺嗎？

後排左2與4漢子，腰配弓刀，鹿角火藥筒掛在脖子垂貼於胸前，正是來自甲仙埔的武裝嚮導。須要兩位武裝嚮導，正顯示甲仙埔到荖濃這條路徑確實危險，接下來到六龜里到枋寮的路徑也是。馬雅各醫生與湯姆生一行人能安全進出南台灣內山地界，並留下精采文字與照片影像，真是不容易啊！

(責任撰稿：游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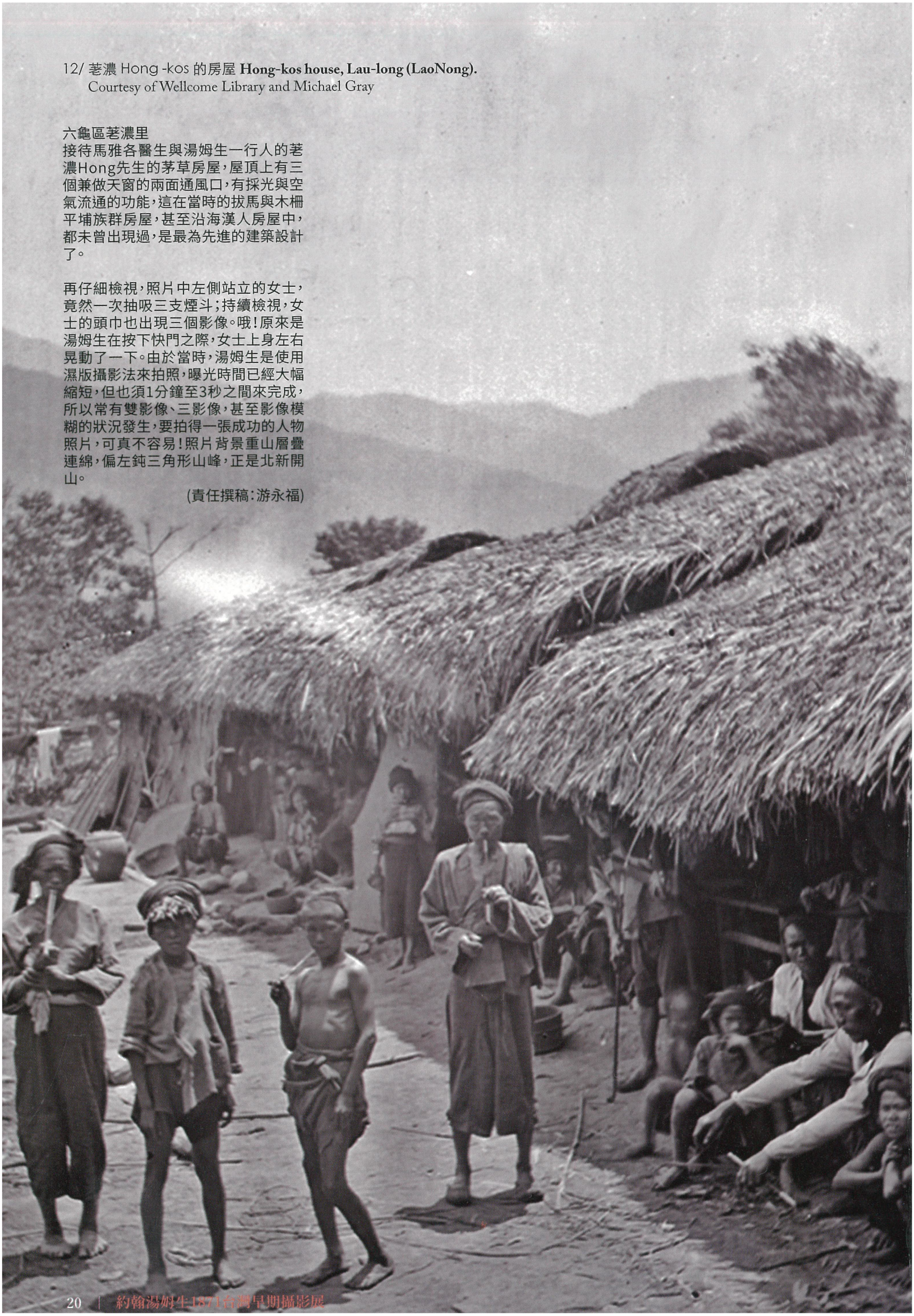
11/ 荖濃附近的捕魚團體 **A fishing party near Lau-long (LaoNong).**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12/ 荖濃 Hong -kos 的房屋 **Hong-kos house, Lau-long (LaoNong).**
Courtesy of Wellcome Library and Michael Gray

六龜區荖濃里
接待馬雅各醫生與湯姆生一行人的荖濃Hong先生的茅草房屋，屋頂上有三個兼做天窗的兩面通風口，有採光與空氣流通的功能，這在當時的拔馬與木柵平埔族群房屋，甚至沿海漢人房屋中，都未曾出現過，是最為先進的建築設計了。

再仔細檢視，照片中左側站立的女士，竟然一次抽吸三支煙斗；持續檢視，女士的頭巾也出現三個影像。哦！原來是湯姆生在按下快門之際，女士上身左右晃動了一下。由於當時，湯姆生是使用濕版攝影法來拍照，曝光時間已經大幅縮短，但也須1分鐘至3秒之間來完成，所以常有雙影像、三影像，甚至影像模糊的狀況發生，要拍得一張成功的人物照片，可真不容易！照片背景重山層疊連綿，偏左鈍三角形山峰，正是北新開山。

(責任撰稿：游永福)



【特展講座】

時間：7/25（六） 下午二時
講者：翁佳音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題：台灣南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

時間：8/22（六） 下午二時
講者：陳學聖 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副教授
講題：台灣早期影像從史文侯到約翰湯姆生

時間：9/20（日） 下午二時
講者：劉克襄 自然觀察作家、生態保育工作者
講題：福爾摩沙大旅行

地點：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地下一樓視聽室

主辦單位：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指導單位：文化部 MINISTRY OF CULTURE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82號
電話：02-2841-2611